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虎归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放虎归山>>

13位ISBN编号：9787203059639

10位ISBN编号：7203059634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零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放虎归山》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随笔集，1996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入《书趣文丛》第四辑，责编是吴彬（署名脉望）。
? 这个集子收了二十五篇文章，加上代序和后记，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当时卖得还不错，好些朋友读过，很喜欢。
他们鼓励我，说思想、文笔都好，我也觉得，其中有几篇还可以，至少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 此书售罄已久，老是有人提起，劝我再版。
其实，那本书错字很多，好心人经常向我指出。
我也想，应该把它修改一下，不然，对不起读者，但老是抽不出时间。
? 1980年代，我很学术，几乎一点杂书不看。
1985年后，我对自己很不满，觉得自己像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
1988年，我开始写点半学术不学术稍微离专业远一点的东西，文章全是用笔名，没人知道我是谁。
如收在集中的头两篇，就是用笔名。
笔名“吴欣”是谐音“无心”，表示心不在焉，玩票而已。
这两篇东西，都太严肃，放不开。
其中第二篇，发在《东方纪事》上，文章是用笔名，但目录下有个顾问名单，里面有我，是用真名。
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给我加了个头衔，叫“理论家”。
? 我心想，真逗，我算哪门子理论家？
? 吴彬劝我编这个小册子，当然和《读书》有关。
? 我在《读书》发文章，第一篇是《纸上谈兵》（即现在题为《纸上谈兵——装孙子》的那篇），登在1992年11期。
在这之前，我和《读书》没关系，既不是它的作者，也不是它的读者，不订也不买，根本没工夫看。
? 这以后，1993、1994、1995、1996年，我在《读书》连续发过几篇文章，都是用真名真姓。
我开始变成《读书》的作者。
这些文章，多是读书杂感，写着玩。
没想到，《汉奸发生学》给我闯下大祸，夸我有一大堆人，骂我也有一大堆人，舆论哗然。
? 吴彬让我编集子，我也没想到。
因为我拢共也没写过几篇杂文。
? 1995年夏天，憋在西雅图编集子，手头只有十篇文章，勉强可以称为杂文，《读书》上五篇、《读书》外四篇，加一篇没发表的日记，就这么多。
? 因为数量太少，我加了六篇序跋。
可是，加上这些也不够。
那年夏天，我一口气写了九篇文章。
? 最后，穿靴戴帽，写序跋。
我给这书起了个怪名，叫“放虎归山”，感慨万千，大谈老虎，吐不能读书之苦。
? 这本集子，就是这么凑起来的。
? 我的《放虎归山》，写于1988-1995年，转眼间，十二年就过去了。
重读旧文，有如历史回放。
天道轮回，恍如隔世。
? 现在的事，真假难辨，只有一件事假不了。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阔起来了。
? 历史，就怕对比（其实它的妙处就在这里）。
? 1988-1989年，那时的气氛，回头看，真让人难以相信，当时的主流是骂祖宗，“弘扬”说没有市场。
现在的气氛是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
? 还有，学校的气氛，哭穷的气氛，也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学校，阔得很。
?　　我说的“脱俗致雅”怎么样？
知识分子都雅起来了吗？
儒林的鸟儿会唱歌，又换了什么调？
?　　当然，复古的风，那时就有，包括故里开发，现在还值得奇怪吗？
那真是遍地开花。
?　　我说，三星级宾馆，一天八十五元。
当时嫌贵，现在算什么？
?　　俱往矣。
?　　这次再版，我对内容做了一点调整，一是删去旧版的六篇序跋和《吃苍蝇》，二是加了近作十篇，三是对旧作分了分类，三两篇一组，加个标题，看上去醒目一点。
?　　旧作，头两篇，我叫“在启蒙的光环下”，主要是评述80年代以《河殇》为高潮的启蒙思潮，这和当今时尚正好相反，值得回味。
我给他们泼凉水，值得纪念。
　　下面三篇，“大树飘零”，是写人，朱德熙、陈建敏和我父亲。
他们都不在了。
我想写的人还很多很多，以后应该专门写，题目都想好了，叫“我的天地君亲师”。
?　　“屠宰时光”，就是killtime，全是我在美国的感想。
“大雨涟涟，小雨绵绵，飞来飞去又一年”。
我有很多胡思乱想。
?　　“临终关怀”，是讲校园和知识分子。
抚今追昔，放眼世界，我的评语，就四个字，“大势已去”。
学者呼唤的“人文关怀”，更像临终关怀。
?　　剩下两个题目，是我的保留节目，“纸上谈兵”谈军事，“闭门造车”谈男女。
它们都是歇后语。
?　　读《花间一壶酒》，大家不难发现，很多文章，还是延续本书的话题。
?　　我的近作，是按写作时间排序。
随便挑几篇，不是全部。
?　　《关于〈花间一壶酒〉的访谈》、《生活中的历史》、《说话要说大实话》，是向读者介绍我后来的杂文集：《花间一壶酒》。
?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也和这个集子里的两篇文章有关，我是替读者答疑解难，消除误会。
?　　《南白和北白》、《南城读书记》、《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万岁考》是几篇戏作。
?　　这里，最重要的文章，还是《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篇讲话，是给当下的孔子热、读经热、传统文化热降温。
就像当年，我给怨天尤人骂祖宗泼凉水一样。
?　　发烧是病。
我对热，总是持怀疑态度。
?　　2007年12月2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内容概要

《放虎归山》是大学者李零先生的最新杂文结集，书名取自十年前的一部旧作，装的却不少都是近年来所写、未收入《花间一壶酒》的文字。
主题依然是说男女、谈兵法以及反思传统文化等三大块，文字精练通透，道理明晓易懂，发人之所未发。
旧作如“汉奸发生学”，久负盛名，流传已广，新作如“传统为什么这样红”，以一篇而足使万千文字皆失色。
在这部新书里，李先生继续“放逐边缘”，跳出学术来读杂书写杂论。
从中西文化思潮的争论谈到汉奸发生机制，从“真孙子”看文化界怪现状谈到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文人相倾，作者更是把怕老婆的话题讲得趣味盎然又大有深意，接下来讲房中术，讲当下的传统复兴。
篇篇惹人遐思、意味深长。

作者简介

李零，1948年6月12日生，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丧家狗——我读论语》等。

书籍目录

新版序言?放虎归山（代序）?在启蒙的光环下?　历史怪圈?　服丧未尽的余哀?大树飘零?　最后的电话?　上海有个陈建敏?　读《少年先锋》?屠宰时光?　“ 徒劳 ”的悲壮?　当代《封神榜》?　汉语中的外来语?临终关怀?　太史公去势?　文人相倾?纸上谈兵?　“ 真孙子 ”（山东日记）?　纸上谈兵——装孙子?　侠与武士遗风?　汉奸发生学?闭门造车?　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　闭门造车——房中术?　惧内秘辛（一）?　惧内秘辛（二）?近作十篇?　伟大不需要吹牛?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　关于《花间一壶酒》的访谈?　生活中的历史?　说话要说大实话?　南白和北白?　南城读书记?　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　万岁考?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原版后记

章节摘录

万岁考 我有睡功，早年练出来的。
无论在哪儿，舟车中，飞机上，躺着可睡，坐着可睡，站着有点抓靠，也可以睡。
不怕吵闹不怕光。
缺觉，随时补。
茶，从早喝到晚，一点都不影响睡眠。
?卧室墙上挂个电视，平板电视，世界杯，每晚两场球，时睡时醒，半 睡半醒，唯于关键时刻，惊天鼓噪之中，闻一声大喊，进啦！
方强睁睡眼，急看回放。
大喊者不是别人，黄健翔是也。
?看球，我经常是弱者立场，明知强队胜率高，偏盼奇迹发生，最恨的 就是势利眼，特别是裁判不公。
这次杯赛，除了巴法之战，特没劲，我没 想到，这么没劲的比赛，健翔会如此激动，骂他的人更激动，竟然酿成风 波（喊就喊了，骂什么骂）。
?因为黄健翔狂呼“意大利万岁”，舒可文女史命我作文，考察一下“万岁”的来历。
我把我的考察结果说一下。
?（一）“万岁”是什么意思，好像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字面含义，就是 祝您老人家活得长。
人都想活着，而且最好活得长一点（当然也有例外，厌 世轻生但求速死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古人和今人，中国和外国，想法并 没两样。
老寿星，我们叫活神仙，神仙不是天上飞的神，而是地上的超人——看谁活得长。
比如汉代给小孩起名，喜欢叫彭祖，彭祖就是活了八百 岁的老神仙。
“万岁”是一往无前的长寿想像，人心同理的世界语言。
这 是“万岁”的第一个含义。
?另一个含义也很共通，则是满怀激情，千军万马，山呼海啸，齐声呐 喊，发泄其狂喜或对伟大人物的崇拜。
如楚汉鏖兵，侯公说项王,把刘邦的 爸爸放了，汉军皆呼万岁；陆贾奏书，每奏一章，高祖不觉称善，皇上叫 一声好，群臣就喊一声万岁。
这种“万岁”，略同俄国的“乌拉”，其实 是个语气词。
它和秦汉以来的皇帝有关。
群臣上寿，必山呼万岁。
皇上就 是万岁爷。
?（二）“万岁”是什么时候喊起来的。
我的印象，中国早期文献，没有“万岁”，只有“万年”。
如：?（1）“寿考万年”（《诗·小雅·信南山》）?（2）“君子万年”（《诗·小雅·瞻彼洛矣》）?（3）“天子万年”（《诗·大雅·江汉》）?（4）“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书·梓材》）?（5）“万年厌于乃德……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书·洛诰》）?十三经没有“万岁”。
我们读西周金文，似乎也没有。
其常见说法一 般是，“某（人?名）其万年”。
“万年眉寿”，“万年无疆”、“万年无 期”、“万年永宝”（或“万年永宝用”），“万年永享”（或“万年永宝用 享”），和文献的用法大体相同。
汉代有长乐宫和未央宫，汉人喜欢说，“ 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未央”的意思是没够。
《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床笫之欢，玩得没够。
统治者，有钱人，都想活得没够。
?（三）“万寿无疆”也是很早就有。
西周金文常说“万年无疆”，“眉 寿无疆”，这两种说法捏一块儿，就成了“万寿无疆”。

《诗经》有六处 提到“ 万寿无疆 ”（《国风 · 豳风》的《七月》和《小雅》的《天保》、《 南山有台》、《楚茨》、《信南山》、《甫田》）。
? （四）最早提到“ 万岁 ”，似乎是一件叫□□为甫人?NE456?的铜器（ 图一）。
它的铭文是:? □□为甫（夫）人行?NE456?，用征用行，迈（万）岁用尚。
? 这件铜器，有拓片在，可能是春秋早期的器物。
“ 万岁 ”的流行是在“ 万年 ”之后。
? （四）战国以来，“ 万岁 ”（图二上）和“ 千秋万岁 ”（图三）、“ 千秋万 世 ”是常用词，印章上有，瓦当上有，铜镜上也有。
简化字的“ 万 ”字很 有来历（借丐字为之），战国时期就用（图二下）。
? 当年，我游青海湖，想看海神庙，正在修。
据说，庙里有块碑，上面 写的是“ 皇帝万岁万万岁 ”，但皇帝何尝万岁，经常是年纪轻轻就死掉了，还不如老百姓。
民国肇造，行五族共和，仍袭大清礼，换块新碑，改题“ 民国万岁万万岁 ”，这是跟大清皇上学。
但李敖写书披露，蒋介石说过，1949年后，民国已经亡了。
群臣在皇上面前喊万岁，至少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语气词的用法也同样古老，但所有“ 万岁 ”都并不长久。
? “ 文革 ”期间，“ 万岁 ”不绝于耳。
特别是毛主席，还要加上“ 万寿 无疆 ”。
当年，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骆小 海，他回忆说，1966年，上天安门，见毛主席，印象是，毛主席的脑袋特 别大，脸上还有稀疏的胡须，他很惊讶，怎么和照片上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
激动，太激动——像黄健翔一样，他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寿无疆 ”。
但毛主席马上说，“ 万寿也得有疆呀 ”，他心里明白。
? 如今，“ 万?岁 ”已经不时髦。
“ 80后 ”的娃儿，痴迷的是歌坛、体 坛、影视界的明星，激动起来，必欢呼雀跃，尖声怪叫。
他们喊的是Wahoo ，Yeah，这才是新潮流。
? 2006年7月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刊《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5期，36页） P215-218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零教授新书：不做圈养虎，要说大实话　　作者相关作品：《花间一壶酒》（2005年度好书）、《兵以诈立》（2006年度好书）、《丧家狗：我读论语》（2007年度图书）　　在当今的知识分子群里，北大学者李零属于最难归类的那一种。
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极不相衬。
用他新出的这本随笔集子《放虎归山》里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不识时务，逢左必右，逢右必左。
右派把我当左派，左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生气。
左派把我当左派，右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欢喜”，话说得极俚俗，个中意味却很耐寻思。
说李零不好归类，并不是说他思想暧昧，学问做得没个性，实际情况甚至恰恰相反，李零先生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出一本书，总是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争议。
就文章来说，从“汉奸发生学”到“天下脏话是一家”、“学校不是养鸡场”等到最近的新作“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总是夸声一片、骂声也一片。
就书而言，2005年的《花间一壶酒》、2006年的《兵以诈立》、2007年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赞的人推为“每个知识分子、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的书”（人大国学院孙家洲语），骂的人则直斥为“不是一个好鸟”（学者康晓光语）。
赞者熙熙，骂者也攘攘，不过有一些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李零先生文字漂亮，文章带点邪气（属东邪西毒一流）。
还有一些也是公认的：李零的上述三种书，无一例外地都被各大媒体推为年度好书。
连续三年，一年一本既受读者欢迎又能获得媒体精英好评的新书，这种个案，放在一百年里看，也难得出现几回。
2008年1月最新出的这本《放虎归山》，能不能再继续李零著作“畅销+经典”的传奇，还得等待读者的检验。
这本新书实际上只是新旧掺半，封面上也标明了是“增订版”，旧的部分来自于作者12年前的第一本随笔集，新的部分包括近年来的十篇新作。
原版的《放虎归山》可以说是《花间一壶酒》的“前传”，增订版的《放虎归山》在某些方面则又成了《花间一壶酒》的“后传”。
但无论前传还是后传，文字通透好读，道理深刻明白，做虎不做圈养虎、读书要多读野书、说话要说大实话，这样的李零特有文风及思想脉络，则是始终沿续相承的。
增订版《放虎归山》一共收入28篇文章，分为七辑。
东西思潮冲突、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这是李零文章一向的重点，约有10篇；“纸上谈兵”说军事，“闭门造车”讲男女话题和房中术，这是李零的“两个保留节目”，也有约10篇；其他篇目主要是谈谈知识分子，说说现实问题。
读李零的书绝对不会觉得累，总是趣味盎然又大有深意，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很有收获则是可以肯定的。

编辑推荐

读《放虎归山》绝对不会觉得累，总是趣味盎然又大有深意，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很有收获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当今的知识分子群里，北大学者李零属于最难归类的那一种。

新与旧，自由或保守，左派与右派，这些性格鲜明的词儿套到他身上，都显得极不相衬。

用他新出的这本随笔集子《放虎归山》里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不识时务，逢左必右，逢右必左。

右派把我当左派，左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生气。

左派把我当左派，右派把我当右派，可能皆大欢喜”，话说得极俚俗，个中意味却很耐寻思。

说李零不好归类，并不是说他思想暧昧，学问做得没个性，实际情况甚至恰恰相反，李零先生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出一本书，总是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争议。

就文章来说，从“汉奸发生学”到“天下脏话是一家”、“学校不是养鸡场”等到最近的新作“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总是夸声一片、骂声也一片。

就书而言，2005年的《花间一壶酒》、2006年的《兵以诈立》、2007年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赞的人推为“每个知识分子、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的书”（人大国学院孙家洲语），骂的人则直斥为“不是一个好鸟”（学者康晓光语）。

赞者熙熙，骂者也攘攘，不过有一些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李零先生文字漂亮，文章带点邪气（属东邪西毒一流）。

还有一些也是公认的：李零的上述三种书，无一例外地都被各大媒体推为年度好书。

连续三年，一年一本既受读者欢迎又能获得媒体精英好评的新书，这种个案，放在一百年里看，也难得出现几回。

2008年1月最新出的这本《放虎归山》，能不能再继续李零著作“畅销+经典”的传奇，还得等待读者的检验。

这本新书实际上只是新旧掺半，封面上也标明了是“增订版”，旧的部分来自于作者12年前的第一本随笔集，新的部分包括近年来的十篇新作。

原版的《放虎归山》可以说是《花间一壶酒》的“前传”，增订版的《放虎归山》在某些方面则又成了《花间一壶酒》的“后传”。

但无论前传还是后传，文字通透好读，道理深刻明白，做虎不做圈养虎、读书要多读野书、说话要说大实话，这样的李零特有文风及思想脉络，则是始终沿续相承的。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